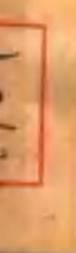




老战士回忆红七军



老战士回忆紅七軍

广西僮族自治区档案局筹备处编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老战士回忆紅七軍

广西僮族自治区档案館筹备處編

*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南宁市蘭門路)

广西僮族自治區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一號

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書店發行

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

*

開本：787×1092 公厘 $\frac{1}{32}$ • 4 $\frac{1}{4}$ 印張•93 千字

1959年元月第一版

1961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25,101—35,150 冊

統一書號：3113 • 57

定 价：(6)0.35元

前　　言

为了帮助讀者有系統的較全面的了解广西革命斗争历史情况；学习革命老战士及革命先烈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加强政治挂帅，鼓足革命干劲，保证搞好当前社会主义建設各項事业。特将我們所保存的有关这方面历史材料編成这本小册子，以便滿足讀者需要。

由于我們編印時間追促，对文件內容沒有很好进行查对和加工，錯漏之处，勢必难免，請讀者提出批評指正。

編　者

1958年12月1日

目 录

老战士回忆紅七軍

荣誉是用鮮血换来的

——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的感想	孟国基(1)
光辉灿烂的一頁	覃延年(3)
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陸秀軒(6)
难忘的故乡	黃征(9)
紅旗插在右江岸	孟国基(11)
离开广西远征了	孟国基(14)
回忆轉战南北的僮族人民子弟兵	卢冠东(16)
在苗胞家里过夜	孟国基(18)
雪中送炭	孟国基(19)
伤員生活——閩西游击战争生活片斷	姜茂生(21)
爆破贛州城墙	姜茂生(27)
三輛汽車	姜茂生(29)
不平凡的學校生活	孟国基(32)
負傷过雪山	罗启春(34)
在长征路上	鍾生棟講 汪狄記(39)
一家亲	卢冠东(44)
果化战斗的日日夜夜	赵世同(46)
回忆隆安战斗	黃道光(49)
粉碎了白匪的謠言	赵世同(51)
右江——紅七軍的故乡	謝武民(55)

韦拔群烈士故事

- 僮族人民优秀的儿子韦拔群 謝扶民 (68)
妙計退匪兵 覃建才 (72)
关怀瑞胞 李智文 (75)
“瑞家的太阳上升啦！” 韦伟 (76)
七个红薯 罗胤福 (79)

革命歌謡

- 僮民革命不怕死 依以德 (81)
一九二七年在天峨革命根据地唱的革命歌 (81)
僮族汉族心连心 黄文祥 (85)
顆顆紅心为革命 黄加尤 (90)

附录：

- 回忆红军时代 戴家和 (95)
铁索桥爭夺战 刘毅 (97)
飞渡乌江天险 刘品章 (101)
坚持二十七年革命斗争的右江僮族人民 基芒 (103)
平馬——英雄的城镇 潘其理 (108)
恆里峒的血仇 农振业等 (112)
在山寨上——記右江苏区僮族人民配合红七军
 反“围剿”的故事 牙美昌 (119)
 以敌攻敌 廖熙英 (124)
 血染甘孟峒 牙美昌 (125)
 回忆一位僮族人民的战士 黄国楠 (128)

老战士回忆紅七軍

荣誉是用鮮血換來的

——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的感想

孟国基

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字，是多么鮮艳夺目，多么叫人激动呀！这不仅是我們僮族人民的榮譽，而且也是各兄弟民族的榮譽。这个榮譽的得来是黨領導我們长期艰苦奋斗的結果，是僮、汉、瑶、苗等各兄弟民族并肩战斗的結果。

就拿右江地区來說，也是由于紅旗插上右江岸以后，我們僮族人民才找到了謀求民族新生的方針，走上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在难忘的1927年冬——那些沸騰的日子里，僮族人民在他們的領袖韦拔群同志的领导下，和汉族人民及其他兄弟民族緊緊地結連在一起，以西山为革命根据地，向反动統治阶级进行英勇的冲击，放出了革命的火花，一直堅持到1929年9月在张云逸、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紅七軍，成立了右江苏維埃政府。右江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以后，斗争情緒十分高涨，紛紛起来向反动县官或土豪劣紳开展斗争。組織了农民协会，部分县已分得了田地。人民重見天日，获得了翻身后的溫飽和自由，因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红军，热爱韦拔群。为保护革命果

实，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纷纷组织赤卫队，踊跃参加红军。红军从开始成立的一千多人壮大到一万多人。

在红旗猎猎飘扬右江岸的那些日子里，红七军转战果化、隆安、平果、天峨、东兰、凤山，三次攻克百色和出征贵州古州城，都得到了各个兄弟民族的支援。他们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翻山越岭。军民心连心，脚跟脚，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这充分地表现了右江人民革命的斗志高昂。

1930年10月红七军北上以后，右江地区在韦拔群同志领导下，又重编右江独立师，继续革命斗争。即使是在那最残酷的环境下：白军数万兵力向右江苏区“围剿”，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右江到处是火山，到处是血海，两万多人民的革命志士被屠杀，一万多间民房被烧毁，然而右江人民始终前仆后继，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奔腾着右江的流水始终是响彻着人民的愤怒与反抗的宏声。

1932年韦拔群同志不幸牺牲，这是右江地区革命的一个重大损失，僮族人民失去了一位领袖。但是右江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党领导下，仍纷纷起来革命。战斗的波浪彼伏此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僮族领导干部赵世同、黄宝山等同志又和其他汉族负责同志，重整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直到1947年8月的万州起义。右江地区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和左江、桂东、桂南、桂北、滇黔桂边区等地区的人民武装斗争结合起来，配合解放军的南下，直到解放的红旗插上睦南关的城头上。

今天的胜利果实，今天僮族人民的荣誉，是用鲜血换来的。在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的日子里，我们僮族同胞应当感谢使我们得到新生幸福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应当感谢各

族人民對我們的支援。我們應當繼續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再接再厲，朝着黨所指引的方向前進，為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獻出我們全民族的力量。

光輝灿烂的一頁

覃延年

右江各族群眾，素有革命斗争傳統。在蘇維埃運動之前，就有反抗地主豪紳貪官污吏和軍閥剝削壓迫的農民革命運動。

1929年，張雲逸軍長率領紅七軍，在右江田東、田陽、百色各县建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紅軍到來後，處處关怀和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秋毫無犯，與民同艱苦，使右江群眾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鼓起了革命斗志。因此，各地群眾不約而同地連人帶槍踊躍參加自己的軍隊——紅七軍和赤衛軍。當幾個鄉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一傳十，十傳百，很快的傳遍了各個鄉，要求建立蘇維埃成了群眾的呼聲，誰也不甘落后，紛紛自動籌備，你出錢，我獻物，并派代表到縣政府要求派人參加指導蘇維埃成立典禮。就這樣，蘇維埃政權今天在這個鄉成立，明天在那個鄉成立，形成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人們對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是那樣感到興趣和熱愛，對自己的紅軍是那樣擁護——真是民政一家，軍民一心。

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隨即打地主豪紳，分田地，向地

土豪紳進行激烈的階級鬥爭。

不久，紅軍離開蘇區根據地，去開辟新游击區，地主豪紳的反動武裝，便乘機向蘇區內地進行猛烈進攻，一直打到蘇區腹地——田州鎮（今田陽縣），用報復手段殺害革命干部和群眾，威嚇群眾“反水”：誰跟紅軍者殺；想使群眾屈服。這時，赤衛軍也顯出了它為保護蘇區的神聖責任，與敵人作頑強的戰鬥：今天你打過來，明天我打出去；你攻我退，我攻你退，形成一場拉鋸戰。當時，我們田陽縣蘇維埃主席黃治峯同志為了保持赤衛軍力量，避免過大犧牲，以鞏固革命群眾情緒，便將赤衛軍暫時撤離蘇區內地，轉移到所樂、卜豪和那枝一帶山區（即現在巴馬瑤族自治縣），進行游击戰爭。在各地群眾的積極擁護和配合下，赤衛軍到處打擊地主豪紳的反動武裝，階級鬥爭越來越廣泛，革命根據地也擴大了；我們又經常用輕便武裝以神出鬼沒的行動深入到蘇區內地進行宣傳工作，來鼓舞群眾對革命勝利信心。內地的革命群眾和干部，雖然处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中，但絕大多數保持革命鬥爭意志，死不屈服，一直堅持到紅七軍回到蘇區來。

紅七軍回到蘇區不久，于1930年10月間就最後離開廣西右江蘇區，開往江西中央蘇區去了。

堅持蘇區游击鬥爭的使命，就落在赤衛軍肩上。這時，國民黨反動軍隊趁着紅七軍離開，便調大兵到來，糾合地方反動武裝，一心要把赤衛軍消滅，把革命群眾鎮壓下去。敵人集中一切人的兵力，分成三路，同時進攻革命根據地心脏——花茶村（黃治峯同志家鄉）、祿農村（是我的家鄉）和大體村（縣蘇維埃秘書家鄉），每村布置一個主力營，配合地方反動武裝向赤衛軍緊緊包圍，并以地方便衣武裝打前

鋒，主力軍埋伏在后头；赤衛軍起初还以为当地土豪紳反動武装交戰，乃是家常便飯，不足輕重。想不到有國民黨主力軍配合，結果一打起來，四面八方的反動武裝蜂擁而至，包围圈越打越逼近。大敵当前，人人抱着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在花茶村，赤衛軍和群眾百多人據守自然堅固的“春曉岩”，對敵人進行頑強抵抗，由於敵眾我寡，赤衛軍彈藥耗盡，敵人打進了岩口，並用炸藥拋入洞口，用大堆茅草燒進岩里，百多赤衛軍和男女老少群眾就這樣慘烈地為革命犧牲了；在祿農村，二十多個赤衛軍被敵人重重包圍，他們不顧一切，拼命沖殺出去，在田野里同敵人激戰了一天，幾次拼命突圍，都沒有冲出包圍圈，人人打得精疲力盡，打到最後一顆子彈也絕不投降，最後用槍頭與敵人搏鬥，終於寡不敵衆，全都被俘，連同村里的無辜的青年一共三十余人，被敵人解到田州鎮用機關槍掃射，他們就這樣壯烈地犧牲了；在大體村的十幾個赤衛軍，在敵人已把村子緊緊包圍後，誰也不願繳槍，他們堅守村里的砲樓，向包圍的敵人進行堅決抵抗，全村一百二十多個男女老少都到砲樓里來支援，打了一天，赤衛軍彈盡，敵人冲到了砲樓脚下，用茅草燒進砲樓門口，把裏面的赤衛軍和男女老少全部燒死。

田阳县革命根據地，被敵人鎮壓下去了。這三個村的赤衛軍全部犧牲，几百個群眾遭受屠殺，但是，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在革命的史詩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陆秀軒

右江，是我的故乡——也是英雄的故乡。它是广西人民斗争的策源地，是红军第七军诞生和成长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三十多年来，僮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解放和幸福的生活，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无数次的英勇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我就是在三十多年前的右江东兰僮族人民的斗争队伍中走上革命大道的一个，现在回顾过去右江人民群众和红七军在斗争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还历历在目。

记得我在东兰高小毕业，因家里经济困难无力升学而辍学的时候，整个东兰县人民的命运，都被当时伪县长贪官污吏蒙元良、邓恩高、韦鍾璜以及土豪劣绅韦龙甫、杜七、杜八、龙鼎云等少数人所操纵。他们这帮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苛捐杂税、压迫剥削，重重的压在人民头上。特别是拥有纵横二三十里土地的韦龙甫，为人更为狡猾，凡新到任的县官老爷们也得拜访他。他豢养了大批爪牙，包揽诉讼，无事生非，无罪加罪，敲榨勒索，追租逼债，无所不用其极，无数农民被迫无辜入狱，人民群众叫他是“第二衙门”。当农民交不出租、还不起债时，就被迫用土地、房屋、儿女作抵押、典当。由于他利上加利的残酷剥削，造成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我记得五十多岁的黄鼎昌，就是因交不起租，负不起重债苛捐杂税，而被韦龙

甫高高悬吊于大树之下，惨受鞭打至半死的。所以，群众提到“韦龙甫”三个字，就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正当农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走投无路、面临饥饿边缘，而迫切寻求剥除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摆脱压迫剥削的門路的时候，韦拔群同志从广州由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講习所学习归来，在北帝岩創办了右江农民运动講习所，培养革命干部，进行“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帝国主义”的宣传，提出了“剷除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組織东兰县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軍。这样农民运动就象有了指路明灯一样，农民和知識青年为革命热情所激动，风起云湧地参加到农民协会及自卫軍来。从此，群众就有組織地进行反豪紳、反軍閥、反苛捐杂稅的斗争，并且几次攻打韦龙甫的巢穴——东兰县城，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东兰县革命委员会。

1926年11月，党派了陈勉恕（共产党员）同志任东兰县长，并任命韦拔群同志为田南区农民运动主任。从此，农民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半年間，农会協會的組織遍布右江各县，革命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八月間，桂系軍閥李、白匪帮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派龔寿仪率領匪軍一团人，勾結地方土豪劣紳民团武装，围攻东兰、凤山，到处烧杀搶刦，姦淫擄掠，无恶不作。无数群众惨遭屠杀或餓死病死，我的父母亲也是在敌人的摧残折磨下致死的。当时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們农民自卫軍就轉入山中隐蔽下來活动，乘夜間分头四出袭击敌人，斗争更为残酷艰苦了。而农民自卫軍仍然是不屈不挠的繼續坚持与敌人英勇斗争，終于把龔寿仪反动匪軍赶出东兰，把杜七、杜八抓住公审，最后在仁村把韦龙甫

奇襲，把龍雲在盤環村岩峒歼滅，繳獲了大批武器，鞏固和壯大了我們的隊伍——這支隊伍，以後就成為紅軍第七軍二十一師的骨幹，師長是韦拔群同志。

1929年10月間，張雲逸、鄧小平兩同志率領所部與韦拔群同志所領導的右江農民自衛軍匯合，成立了紅軍第七軍，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就在這個時候，我和黃舉平等同志，接受了韦拔群同志交付的，也是令人鼓舞的任務：到百色紅七軍軍部領槍。我們愉快地帶領了三百名自衛軍到了百色。當我們進入紅七軍軍部（百色第五中學）的時候，軍部李正儒同志帶領我們與軍部的領導同志們熱情親切地一一相見。特別使我難忘的是當晚軍部為我們舉行的軍民聯歡大會。會上，何世昌同志代表軍部給我們作了重要的講話，在他講話中着重指出：不打倒貪官污吏、軍閥、土豪劣紳，就沒有人民群眾的自由和幸福。同時他还談到團結就是力量、自己解放自己等等重要的革命問題。他的講話不僅使我更明確了革命的方向，同時也武裝了我的思想，大大啟發和鼓舞了我的革命信心和勇氣。第二天，我們從軍部領取了大批武器彈藥（長短槍枝和輕機槍共約200余支），當時軍部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還派了李朴同志帶領了一個連護送。我們懷着無限興奮的心情攜帶着領取的武器彈藥一路安全的回到東蘭韦拔群同志辦公的地方——武篆。當時群情激昂，舉行了有萬余群眾參加的歡迎大會。東蘭縣革命的人民和自衛軍都深切的感激紅軍給予我們的关怀和援助，无不為此歡欣鼓舞，當即武裝起來，到處與土豪劣紳的反動武裝展开了大規模的戰鬥。首先把盤踞太平墟的黃義甫的反動武裝歼滅，占領太平墟。並乘勝東渡紅水河，歼滅大洞、坡豪一帶的覃寶吉、陳子懷等土豪劣紳的反動武裝。經我軍節節沉重

打击，残敌溃散逃窜河池方面去了。在这种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东兰县全县人民也积极地配合我部队展开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建立东兰县苏维埃政府，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形成了革命运动高潮。

1930年5月间，红七军由贵州榕江回师东兰收复百色，从那时候起，我正式参加了红七军。以后，我们红七军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参加了粉碎蒋介石匪军的第三、四、五次“围剿”……最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抗日前沿阵地——陕北。

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1951年春，我在北京奉命南下，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回到已经解放了的广西。我见到了黄举平、赵世同等许多老战友；也知道许多老战友为了革命事业光荣的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当我看到我的英雄的故乡——右江，同全国一样从此变得更美丽、更富裕、更雄伟可爱的时候，我不由得默默地告慰烈士们的英灵：安息吧，我亲爱的战友！你们用鲜血来灌溉的土壤，已经开出革命的鲜花，结出革命的果实了。

难忘的故乡

黄 征

在右江中游上，那坡、田州两镇之间，曾有个岩喜村。村前靠公路。村背临江边，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全村共约15户人家，都是勤劳勇敢的僮族人民。这，就是二十九年前我

的美丽的故乡。在难忘的 1929 年，正当百花盛开，四处蜂蝶飞舞的春天，山岭爬满了翠绿的山藤，四处飘着山花的清香的时候，岩喜村的僮族人民和右江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僮族革命领袖韦拔群同志领导下，轰轰烈烈地掀起了革命的热潮，胜利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从那时起，红旗就飘扬在岩喜村的村头。

随着苏维埃政权成立，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和有力的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在党的号召与领导下，岩喜村的人民就团结了邻近乡村的各兄弟民族的青壮年，成立了赤卫军第十二连，该连的连长就是岩喜村的优秀僮族子弟共产党员黄立举同志（这个同志在江西反敌人五次围剿战斗中，光荣的负了重伤，至今下落不明，估计可能牺牲了）。我们当时就在他率领下，英勇地向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坚持了革命斗争。1930年夏天，张云逸和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红七军第一纵队，由隆安上来支援了我们，一举攻占了恩阳县城（即那坡镇）。那时大约有300余人的反动地主武装，经不起我们红色健儿的一击，就胆战心寒、丧魂落魄地潜逃了。从此，红旗又插上了那坡镇，胜利的歌声，震动了山谷。到处呼喊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分田地！”“实行男女平等！”的口号。那坡镇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黄恒栈的一切财产就在这个时候没收并分发给广大的贫苦人民，使各族人民在反动统治下重见了天日，大大吐了一口怨气，从此更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种下了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种子。右江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很快的，党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需要，将右江各族人民武装部队进行整顿，扩大了红七军的主力，并决定北上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直接领导下的红军会师。我们这个连是

1930年旧历八月十五那天奉命出发，向田州镇进军的。正当我們在明亮的月光下离开田州镇的时候，岩喜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就被当军匪徒放火烧着了。我們回头看见美丽的岩喜村在熊熊的火焰中燃烧时，充满內心的不是悲伤而是仇恨。

經過二十多年来的艰苦流血斗争，反动統治勢力和反动武装被我們彻底粉碎了。當全国解放，我再回到亲爱的故乡——岩喜村的时候，我已再找不到她的踪影，看不到一个乡人了。为了紀念我的乡人，全連的战友和难忘的故乡，在党的领导下，我将同各族人民一起，为建設社会主义作更堅决的斗争。

紅旗插在右江岸

孟國基

1929年10月的一天清晨，百色县城来了一支兵强馬壯的队伍。那时我是在百色大街成昌号当店員。

李老板听说有队伍来了，慌慌张张的提起褲子、光着脚，把伙計们全叫醒起来。我爬起来把眼睛一擦，看他被吓得渾身直打哆嗦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說：“不好，又是兵强馬亂了。对河的观音堂，来了一片黑压压的队伍，不知干什么，他們已經过河了……。”

老板一面叫伙計把店里的貴重財宝收藏起来，一面动手把店門关得紧紧地，还叫伙計们把几个沙包堵在店門里，象